可巧这日拄了拐扎挣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狂落拓，

麻鞋鹑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：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。

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。
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娇妻忘不了。

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。
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子孙谁见了?

士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“你满口说些什么?只听见些‘好’‘了’‘好’‘了’。”

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若果听见‘好’‘了’二字，还算你明白：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

了便是好。

若不了，便不好；若要好，须是了。

我这歌儿便叫《好了歌》。”

士隐乃说道：

　　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。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粱，绿纱今又在蓬窗上。

说甚么脂正浓、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?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，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。

金满箱，银满箱，转眼乞丐人皆谤。

正叹他人命不长，那知自己归来丧?

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作强梁。

择膏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!

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。

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：

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

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

说到辛酸处，荒唐愈可悲。

由来同一梦，休笑世人痴!